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五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五首

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徐公墓志銘

昔在嘉靖作者中興于時濟南李于鱗吳會王元美吳興徐子與廣陵宗子相南海梁公實同盟稱伯是爲五子云及宗梁無年濟南即世不佞晚託莫逆則惟吳會吳興戊寅冬十月庚寅子與終江西左布政使元美有弟敬美則與子與同官于是定子與後歸子與喪未墓也己卯冬十二月丁卯子與兄子詠奉

子與柩墓于東郭之髙橋既告葬期元美移書不佞
子碑我志子志我碑惟子先矣乃不佞則以碑屬元
美竊爲之勒石而志之墓門徐氏世家長輿其先奉
詔自中都來徙處士東室于許語具于鱗元美子相
所爲傳志中許太夫人夢擁日而有身凡三索而得
子與大司冦黃公故爲長輿令則自勺象而奇徐生
既得當鄉先正大司冦顧公女以楊氏甥女庚子子
與與計偕詣　闕下庚戌始對公車子與故稱詩名
隱隱起既受比部則于鱗元美子相公實皆同舍郎
于鱗以脩古先鳴盖與元美爲桴鼓稱詩則祖建元

而彷大曆為文則稀左國而宗龍門子與相得甚
恨相知晚也元美雅言于鱗尚矣諸子各有所獨至
惟子與具體而兼長頡諸子睚眦市朝負豪舉子與
溫溫者也有德厚長者之風然不取苟容斤斤務立
名行楊忠愍以直言死子與從二三子治其喪表州
嘸之卒斷斷二三子獨不得子與間無所瑕疵子與
讞江南出為汀州太守會廣寇至太守多保鄣功語
具不佞所為政績碑則汀民迄今祠事之矣比入計
乃奔父喪服除補汝寧太守所部議以汝寧代懷衛
賦子與持之彊賦不可加獨守吏可罷耳議遂寢伊

庶人擅輿作　詔所部詰之子與宣言諸侯王無專成則有　皇祖之訓在卒令悔過廢其城郡大猾搆仇家何通判以寃死匿不得詰子與懸賞格購匿者付士師語具郡人左司馬曹公所爲遺愛碑則汝氏迄今祠事之矣及袁州敗子與猶以故比部郵移人言子與幸保畏塗即夷而躋命也子與何請留養直將以萩水終焉而元美敬美乃遺百金裝曰願以是爲太夫人具甘毳吾子行矣太夫人不欲留子與趣之行尋判長蘆貳瑞州進山東僉事檄未至子與業自瑞州奔太夫人喪服除補湖廣武昌道時僞漢遺

俘柯鳳采賁固聚徒流刼三省間置勿問予與以計下之吏自服其辜　今上改元進雲南左參議尋轉福建副使治兵福州福州控山海之區則不佞疇昔所事事也明年進左參政治糧儲市猾馮城社者七十餘家卒據公廩以病閭伍予與悉寘之法閭伍乃驩明年進按察使監文武試得士居多明年進江西右布政使嘗奉　詔鑄錢以資民幣錢法大行中丞潘公言於朝請以是倚辦右轄既進左轄吏事益勞卒之日則執刀筆草爰書奄忽逝矣距生正德丁丑蓋僅踰耆者二年予與故貧居常不問家人產家再

火愈益貧伯兄中孚蚤亡子與撫兄子詠爲巳子入胄子籍封君爲子與置田若干畝子與悉推以歸仲兄中和諸客從子與游戶相踵也則又傾囊以給客奉且稱貸益之即乘路車之四方後載槖槖相屬所周不必皆急所急不必皆良子與辨應之不遺餘力即客借交干澤不避先談力詘擧羸蓋與元美中分士矣所至務與吏洽然猶慕文翁之居蜀山公之居荆州嘗就汀州築二巖就汝寧築天中書院延以居郡弟子高等時至而程其材武昌故有黃鶴樓樓且壞子與部署而告開府請以廢國殿材新之既自江

流得巨木四章各長七丈有美子與以爲神助不日
落成閩西郭故有千頃陂中陂峙一山若負嶠子與
爲之隄樹以桃李爲之方舟爲之亭榭以備遊觀即
子與居近天目山故有青蘿館董董耳敬美之主喪
也欷夫人蓋垂橐歸敬美以詠冢孫固不得後支子
且仲亦獨子其以詠李子承孝後子與爲孫嗟乎子
與肩隨于鱗問齒問官差過之矣顧二三兄弟具有
箕裘獨子與視子相同待人而祀惜也子壻二長恭
軍周文政次國子蔡舆鉉其斯爲猶子乎哉銘曰謂
文有命故多不達爾陟方伯跬步閶闔謂文無行故

多不僭平爾爾長者誦義褱區天授斯文宜篤爾祜
洵美且仁云胡不祚惟兹元服千乘乘黃王良在御
孰當鴈行喁喁戸誦踆踆尸祝不朽在兹昭哉嗣服
震澤泱泱三天子鄣負陰抱陽其斯爲中行氏不从
之鄉

明故徵仕郎中書舍人吳季君墓志銘

故都以南則吾徽雄諸郡休寧雄諸邑吳雄諸姓商
山雄諸吳顧世受素封迄于季君始貴蓋衣幼學夙
有貴徵嘗徑而出游有大蛇當徑季君弗避也且抽
矢射之稍長游雲間猨長春觀忽巨蟒繞梁而下辟

易出奔會大風雨觀崩幸得免既冠而游學秀水輒
籍秀水諸生則又樂從天下士游游太學大司成遇
李君厚坐人言李君卒對簿白大司成一時名動都
人士尋奉　詔入直　武英殿三載授中書舍人既
最則贈父䄵母畢視其官封孺人程如母　世宗方
祠事太乙更直西清于時給事齋宮獨顧指諸內豎
其儕凛凛屏息心竊壯李君鄉人某于甲與李君同
官幸相舍用事受相君指且召李君李君佯往謝之
終不亟見至若相國李公太宰吳公親李君若骨肉
大將軍鸞執金吾炳虛坐而客李君李君恥借交絕

口無所關說獨時時引大體入繩墨之言卿大夫同朝者十餘曹儕季君者叅之一退朝獨就季君合相與盡驩冢子繼芳起鴻臚預修永樂大典以積勞死冢婦汪殉之伉儷以忠節聞悉繇家教及袁州敗其子甲伏誅其儕率以此多季君何見之蚤也旣歷九年考進律有常當事者以不附衘季君量移大官正于是季君乞骸骨毋以素飽而飯大官歸則表贈君闓置祠事次復文肅公墓新墓祠次從諸兄拓地大治居室其程度悉中將作皆季君受成手割含傍善地奉諸兄獨越塹而居其瘠懸衡而程土物相讓

不貲舍後近石壁山則山水一都會也延袤數里舉宗爪分之至是悉歸季君盖與向所分瘠地揆壤季君躬築別業命曰季園其形勝具不佞記中不具述谷口建文昌閣聚族而程諸生慶弔祖迎率季君為祭酒宗人婦戴氏死節季君表其墓以風里中里有遺言質季君立解夫巳氏為邑虎而冠耽耽賢豪幸得一啞里猾希一當意且嘗季君季君降服趨庭夫巳氏無所發客謂惟登無郄何近辱為季君謝曰瀛位不過條侯行不過公冶不對則彼計得矣無情者其奈對何先是季君居朝聞仲兄訃不及殯丙子丧

叔兄己卯喪伯兄遘哀之甚病不得溲革而飾巾問日酉乎未也良久起坐曰酉矣遂終蓋踰耆者一年其年五月六日也往程孺人主梱内内二姬中歲倍程罷繼室則迎養程毋毋事之程舉子男六人長即繼芳次繼福次繼茂次繼京次繼鳴次繼麟其二奉詔籍諸生棄弗就其三受鴻臚序班其餘皆入太學邵姬舉繼安劉姬舉繼可繼前盖九丈夫子矣季君顧命諸子立叔子子明疇爲冢子後諸子將卜某年月日奉季君之殯從程孺人合葬某山則奉遺言抵不佞志其窀穸不佞雅言季君長者非直洽不佞驩

當其在朝苟可以借資何不用也顧人爭多熱君獨
汝且顯者之門當其在野苟可以明得意何不爲也
顧人爭以聲色爲娛君獨栖栖于山水之樂與鄉人
俱一張一弛即有橫逆一龍一蛇且也貴不待公車
富不待壟斷佚不待老安不待遺即不佼斬然衰服
之間非斯人之銘而誰銘也銘曰商山紫芝曆黃綺
矣亦越海陽季君起矣載筆禁中餘二紀矣翛然遺
榮卻敝蹝矣巖栖川游安故里矣冠山被澤麗不侈
矣辟立千仞儼神皐矣鸑鷟喈喈集九苞矣菀爽終
老樂以敖矣胡然而逝税天弢矣原有吉壤神所勞

矣同歸九地求其曹矣廣輪馬鬣藏烏號矣亭亭松檟象崇高矣

志銘

明故奉訓大夫雲南鹽課提舉章岐汪次君墓

次君吾宗也王祖起登源其後避地新建居中棻思立公自新建徙歙盖歙別祖云自別祖以還十世丘墓具在近屬十六族猶合籍而世守之次君出章岐則十六之一也父處士郁以什一承家屬長君鏢當戶命次君鏜季君鐸其必以儒術亢吾宗於是仲季並以諸生筴名太學大司成校學士獨多次君于時

丁少宰士美周納言詩先後肩𨺚沈君舍上舍屢舉于鄉卒不利遂謁主爵則以沈君出留都司北城沈君材故高以武健著擿發姦伏數十百衆市獄稱平三載最程書封父處士如秩毋胡暨妻李皆孺人尋以別駕佐楚雄攝郡事會督學使者行郡請以逢掖衣諸夷嚮學者使習爲儒使者則以名罷不可以假人持之力次公謂夷而進於中國如之何其以逢衣惜哉遂籍諸少稱化夷生絜爲功令會歲惡沈君令民移糴境內外饑而不傷北勝州馬賴二司有違言當道不能平其議沈君受檄以單騎往兩言而質成

所部益善次君遣之督歲輸上各部尋奉　命提舉
白鹽井次君固辭所部程督次君期必往次長沙病
作從郡中投檄乞骸骨歸辛巳仲秋次君即世年五
十有六往余佐邦政次君始覿余省中余謂諸貲郎
猶腹背毛次君則六翮也漢諸有名卿士率用貲起
舉世豈無張廷尉司馬長卿等邪乃今非造士不歷
階非進士不推轂藉令張廷尉司馬長卿在寧不陸
沉次君以彼其材所至輒効幸而過合庶幾足爲名
高乃今相守士歷大夫則亦國士之選也次君已矣
季君守方伯從事嚮用方新命曰亢宗處士非虛語

矣次君有子七人長守愚次守曾皆入太學次守質
次守直次守重次守冲次守素長者三子皆出孺人
繼室以江其四其五皆其出也側室以方其六七皆
其出也孺人舉女一適太學生吳一新則吾内子諸
孫其婚媾若孫曾狀備矣銘曰吾鄉文獻國也其次
以賈代農藉第爲良農良農安足爲也藉第爲良賈
良賈安足爲也次君以儒術起則良於儒由司城而
進司計恪守官常則良於仕季氏從兄而仕亦晉之
良凡是皆吾宗之良也顧天假次君以材而當世限
次君以格則人也非天也要以既歷五品而病既踰

五十而終司命爲之謂之何耳吾乃今而知天也非人也嗟乎金雞之丘阜如也畢如也次君息焉灑如也子孫保之林林如也森森如也其斯爲安居也與

脩職佐郎國子監助教崑麓先生吳公墓志銘

自昔先民所稱不朽率先功德而後言近世有事于立言則又尚辭章而卑經藝無論先王之道具在遺經即當世設科由此其選顧童而習矣白首紛如以此思難難可知已自王文恪公起震澤赤幟在吳嘉靖中毗陵唐大史薛督學丹陽姜司成最著三君子及門高第咸首吳宗高宗髙名歙毗陵人學士所稱

崑麓先生是也其先世自無錫起家武進宗高貫丹陽籍受博士詩丙午賓與余幸附宗高同籍堵觀者喁喁相慶也主司業已得崑麓先生既與討偕不得志歸不就合金山乃胠篋繙書徧讀之將由博而反約兼總六籍條貫諸儒務在觀其會通以求典要既就平陵講業杜孝廉偉徐孝廉常吉張太守祥鳶並以名家善先生先生月攝當世多游言文將滅質即其辭糊撒其旨謂何乃裒諸博士家言擇其雅馴雋永足術者雖窮奇正之變要皆質有其文言必中倫聲必中律括中命周折中規矩進退抑揚疾徐行

止中鑾和既得若干篇悉爲之標指要妙命曰正脉都人士奉若功令莫不人人誦法之則皆曰文一變而斌斌先生天下士也顧自丁未迄于辛未九詔南宮癸丑居父處士大倫喪乙丑居繼母徐喪皆弗預丙辰以失卷辛未以疾罷弗終壬戌坐損京兆授編羈禮部距弗收己未以條對傷時棄弗錄餘三上三黜皆不見知其在丙辰吳太史既得詩書七義計且褎然首舉間以觀董中允則又極口交譽之翹足以待申驅卒不至既畢事而得先生失卷狀相與長太息者三公文固奇命亦奇矣及辛未阨於疾則決發

而謁天官主爵謂先生第加二年而借一所不富者非年力也願少留拊身謝曰聖莫如仲尼七十二于而卒不遇歟何人也寧詎能必仕全主爵領之乃攝長垣教諭所部幸先生至若從蒼蔚而得鵷雛乃檄列郡聚生徒授室元城書院列郡生徒麇至北面而事先生先生故嘗築書院毗陵從郡大夫若諸文學弟子相與譚名理原道德既至進多士而晉之則舉毗陵之業程督進脩舉平陵之業程督講習于時句服胥在首善士習一新故事由計偕而出就文學率胥後舉乃從官屬部使者邅言長垣文學良章東上

未及期而遷國子監助教遂入　朝人言先生九試
而守文學則已淹不三年而得國子先生則已速天
畀先生鉅矣乃終尼公車邪既入成均諸冑子自以
爲得先生晚大司成王公居函丈事事倚辦先生于
時孤佐邦政嘗推轂諸公卿間諸公卿故多先生直
待次冠惠文衣繡耳適掾有倪欵鴻而欲擠其尊者
大司成不屬掾而屬先生先生舉簿正而畫一之歲
費省者半羨者半于是代去者及代者恭先生之暴
既往而杜方來也咭有後言用事者故知先生先生
恥借資蹤用事者及二憾作遂出先生判汀州先生

笑曰乃公歸矣即不爲路馬無寧爲轅下駒唯是諸
子姪待吾居庭佑得足以當升歌載筆摛辭足以當
文翁推者推轂者轂于者于喁者喁視君子之三樂
有加惡能圉無告于析楊日催科對簿爲也嗟乎先
生阨矣顧舉五男子具文武才長之鵬理衡州舉丁
丑進士次之美以諸生高等貢澤宮次之鶚由鎮江
衛起家以都指揮提調寬佃峪次之珍補郡諸生次
之龍舉庚辰進士薦紳尉注濟濟在庭孫子十有四
人脩其世業綦隆昌阜先生且親見之視彼不于其
身于其子孫亦徑庭矣槪諸不朽夫非立言之上烈

乎哉而張太守狀先生惜其德具而功未建也先生年十二執母蔣喪如成人父蒙內難歷年久不得平先生自量力莫能伸獨奮厲而大吾門屈以不戰比年言及父難猶泣霑襟叔弟崖故不馴父執而坐之圜土先生彊諫不可乃陰抵士師舍崖父開而啓先生罷崖勿問少弟岑得過鄉黨槧有司先生赴岑如赴崖岑亦得免及先生休山里伯兄嶷季弟嵓在焉伯病脾且老相持泣下已即怡怡相驩當席必季與俱然後脩爵居常䜩周親喜賓客有過必諭于道有謀必衷即憾者有急必赴之無宿怨生平大有造門

下士未嘗自功越孝廉鄒炫客死江陰無能殯先生方乘舟而北且上太常聞而旋舟為之殯而歸其櫬此其於人倫厚矣不亦慥慥乎君子哉歸而築舍城隅署其菴曰未了客叩其義先生不言即諸子承家而代有終先生竟不易竊以先生魁然倜偉元服徑尺有奇其氣凌雲非直取給鉛槧雅言丈夫誠得志必擁材官十萬橫行匈奴中焚老上封狼居胥而還無事毛錐子矣藉第令遇合功豈出詩書下邪長君又言王父雖未紓家不造會歲惡家人摘蔬雜糈為糜府君目讀而口啜之不知其糜又惡知其糝也既

家食日焚香坐小齋齋中貯古圖書客至時一寓目乘興則操舟負杖相與適莽蒼之野臨清泠之淵倘佯乎天游於世無涉及諸子遞進望門者咸以為譁府君獨戒持盈翛然意下夫人不隕穫則充詘去府君不既千里乎歲庚辰先生病眩病幾殆夢驚而訊王居主者避席謝曰車徒未具故未敢迓先生先生何徑至也于時祖禰咸在白主者歸先生胥命曰汝幸而歸亟須畢吾儕事入門輒呼豎子具衣幘謝主者附車徒還家人不知謂何佯應曰諾既則霍然病已問家人狀曰夢邪遂起坐匡牀書二語榻上六辰

以外皆餘日一病之間是幻身問疾者感色喜慰先生先生謝勿喜乃聚苾芻爲先世脩佛事如地下言亡何病復作先生歎曰吾春秋六十四吾父止於斯吾兄止于斯吾今及矣且祖禰之言在耳吾殆將終九日具章服升堂召諸子婦若諸孫以次拜堂下各受面命命人人殊尋徧集諸知交執手永訣既入室語蔣孺人及諸子侍側者曰吾少貧不羈即燕游多出入志者直書之則紱不則從史異日北樹吾墓慎勿乞銘則吾志也越十月二十八日正考終葬而小祥長君仲君自喪次來謁謂孤學禮而得禮意將徼

銘如治命何孤應曰有大事則禮然寧舍治命而從禮又恭而大祥至矣則長君具狀申之以少君命孤病毀且深力疾從事即片言無敢溢美庶無傷厥考心銘曰翩翩來儀胡不千仞七發不揚卑棲已甚九苞丹穴比翼高翔我躬既閱奕世其昌公戒勿銘矯誣多損直我朱絲毋庸華衮

明故太學生潘次君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銘

余習諸潘蓋自潘汀州同學始次則以稱詩習仲子緯次則以博古習伯子京南次君之喪長君佩爲狀即汀州也吾宗太守伊爲志爲銘其有未備則京南

述之未祔也及王毋以節終將祔矣于是太守子文學學孔爲傳其有未備則緯狀之法得並志並銘則以屬余不佞次君之墓木拱矣余故未習次君而汀州爲次君伯兄京南爲次君胄子緯則諸從子太守父子則婚姻也知生可以知死即不佞何辭志曰於乎粉林之陽爲潘次君王毋合葬墓也次君名仕字惟信歙巖鎮人處士增壽中子幼穎敏日覆誦章句數千言時游市中觀當局者博奕輒贅局旁決勝皆出奇比從塾師工書數處士故服賈晚歲倦游長君業以經術傾諸生季君傑始辇華念無可受賈者意

屬次君顧筱奇次君材猶豫未發次君先意將順力
請行當是時次君年十四父黨目相語也彼其童而
角邪及次君趨時居息握算短長即諸良賈弗自下
先是處士賈昌江居陶器分道並出南售浙江北售
鑾江次君以三江相距各千里而遥左右狼顧懼不
相及非策也鑾江為江淮都會當舟車水陸之衝其
併浙江歸鑾江於策便既又以古之貨殖者必因天
時乘地利務轉轂與時逐毋繫一隅於是以鹽筴賈
江淮質劑賈建業粟賈越布賈吳方其盛計人不及
知往往筴其必敗卒之贏得過當皆自以為不如始

澤富王氏以孝女聞父曰仁賜毋吳病甚女刲股進之既以毀瘠居吳喪事後毋張猶事吳也張故嚚嚚卒化而爲慈父以孝益珍之即名家子非材不字及處士以次君請乃歸次君次君倜儻有國士風王毋故恂恂寡言笑次君獨莊王毋毋亦嚴事次君次君嘗從老父受禁方十生死皆奇中處士寢疾王毋傴立欄楹下調湯藥必躬家人謂處士故康彊直霜露疾耳次君謂否大以爲憂處士尋倍次君次君以善喪誦閭里喪喪畢輒白長君往仕廢儒而賈慎毋傷考氏心乃今藉考氏之靈賈有成業仕將舍賈而歸儒

也長君曰善則從胡先生受尚書及其治博士家言不出戶而合轍游學於越會少師徐相公視學嚴陵遂挾筴而干少師補建德學官弟子尋應　詔例入南雍則以請業得當大司成倫白山先生以請益得當主爵顧豫齋先生以請事得當納言馬西玄先生一時有名公卿莫不折節盡車閭巷艤閭門矣初次君藉亂嘗匯百金得妾錢塘載而西歸藉猶故也比上太學鮑毋命王毋與俱王毋謝曰婦安能獨侍姑請留養毋曰吾爲吾兒宗祀計耳往哉王毋乃辭陳姚以媵次君請留益力會善相人者游媪入梱內目

王毋言孺人法當舉一男然在他郡姑意乃決卒遣
偕行道出錢塘妾父周椿力疾逆女牽衣相嚮哭次
君聞而哀之吾聞親以及親子以及子如之何妾他
人子而絕他人父邪遂遣妾同父歸不問故能椿德
次君甚旦暮籲天祝曰高禖有靈願報次君以玄鳥
亦越朞月京南生人以為徵應之符天道不爽矣歸
而飽毋病王毋從諸姒服事益虔諸姒謂一見始孩
呱呱乳下吾儕待疾幸有餘力毋已太勞王毋謝曰
不淑安敢以兒故後姑姑不可再次君喪妣如喪考
閭里無間于嚮者言既禫次君猶服故業諸外貫用

事者咸逆次君貨成比戒行滕人姓且彌月王毋則
以若而人將就館願名其子而後行次君哭曰鼎既
顛豈暇告家大人而後出否遂命駕王毋乃舉齊南
昌江巧敗者卒以下齊雜良金次君至則治牛酒會
諸賢豪與之約自今以往毋雜下齊以厲陶衆服盟
言乃黜下齊旅舍故滙下中夜水大至衆譁而登
樓旋沒梯衆無所出次君編户為筏畢濟之歲既侵
諸陶家傭而掠食居民聚族為禦卒相格鬬而啓兵
端次君脫身間道歸貨毋錢數千緡無所問尋微千
金授用事者陰戒之曰諸傭無它獨望屋糊其口耳

有司之自摂在今散矣君往而覘之彼散則進彼聚則退幸而得逹則召諸貸者俱來能償則緩爲之期不能則焚其券諸以陶器售者無良苦悉君之後三日復遣人齎千金授鬻者戒又三日次君親行諸失業者匍匐而歸既得次君寬責即有餘器爭售次君陶室畢空諸賈皆後至頃之易䞓者四集悉抵次君次君辦給之其利三倍既以不貲起富則割其羡散諸疏屬貧交或有未周則王毋爲之從惥次君故任俠疇昔齎産者有後言次君怒而宣言士師不避不逞王毋從容諌曰使君屢士師以坐不逞必捐吾金

無寧捐是以饜彼其心脩德賢於脩怨次君曰善乃罷違言次君病痞已復病膈性故懁急病爍愈苛督過諸御人不少貸王毋服事惟謹獨以身當諸御人次君雅自負禁方多所生活揚揚意得吾命在長桑君及病相仍自察將不治乃屏醫藥戒宗祝無有所祈王毋求療百端懸重格以購良藥群醫麇至客視疾者趾相錯于塗無晝夜內外應之視聽幾廢及病革毋先閉戶自經所親跡之得不死次君伏質稽首以請惟是藐諸孤在焉誠能樹嫡若庶奉吾烝嘗異日者嫡從國子受吾儒庶從日中受吾賈子之生猶

吾生也言訖而瞑王毋誓不獨生呼天而號遥遥號遥
絕其黨盈庭彊諫距弗聞王毋推諸從姒賢獨多方
毋徐毋两人者皆發也幽居而絕問遺即門内親毋
相聞獨通王毋會事急則相與籌吾两人者不一行
大事去矣乃赴王毋申次君伏質之言仲姒輕一炊
以蔑二孤其何以面叔地下王毋恍然自失瞿然自
傷張目相顧曰果若毋言吾身非溝瀆有也彊起而
治喪事猶終日哭哭必呼天夢神人言而慎毋瀆天
聽天胙而予矣豈夢夢邪毋著之心哭少輟毋既當
戶凡中外出内悉析秋毫斬焉罄欬不外聞僮僕不

內徙或瘮其耳目所不及卒無逃孳孳務保遺孤子
之衣大布而飯脫粟及遇庶子或覓假衣食視嫡有
加始京南受業里塾中業日益諸生甚忌其敏萃起而
擠京南師右諸生京南不能下輒厲聲曰師猶父兄
也視弟子鈞耳柰何以他人父兄故高其手邪遂負
笈歸白毋狀毋杖京南庭下數之曰爾以卵而鬬太
山殈且不恤有如一朝之忿及而親矣毋子持杖皆
慟乃許自新猶遣人致語塾師此吾驕孤子過也自
今第嚴要束毋取苟容塾師退語諸生吾甚愧于王
毋京南既從永昌受室毋命省舅留都永昌用次公

遺言推皺京南列函丈既閉毋不憚棄繻趣歸毋呫
呫喜曰未亡人倍夫君視子為命吾子寧為徐庶無
寧為王陵今得歸幸甚毋既考居室更築一室潛蚪
山之陽命京南廣購遺書擇交而修業諸客以講業
至毋躬刀匕為客羞不者遂戶不與通室中無狎客
之跡矣京南息子二長之屏次之翰長者籍縣諸生
毋謂家世業舉子而不終其將待吾孫而卒業第延
明師授之室庶幾有興京南唯唯郡大夫修郡志鄉
人將以潘氏四節聞四節者若徐若方若徐之從婦
羅從王毋而四也或以告毋毋憮然而語京南幸謝

鄉人即不沒諸毋足矣未亡人恨相從晚也何志爲
澤富翁季年有子十六人無以爲養毋幸家大人在養
之家同毋弟二人異毋弟四人聽爲一視諸弟亦毋
事姊脫有過無令姊知仲子緯又言緯答相門曳故
裾而反里人目攝緯以爲過激毋不其然且語京南
國士當如此矣庚辰秋九月毋以天年終其生與次
公同其年已次公年三十六終于甲辰王毋倍之
蓋七十二死生之歲並在龍蛇即脩短不齊相見黃
泉無遺憾矣齊南婚毋黨得子如京南適庶息女各
二人其婚媾皆閭右不具載銘曰具曰予才疇裕不

設具曰予良疇白不湼胡然才也出賈入儒胡然良
也矢兮立孤士也持彊張弓而積女也守雌翼子而
伏鵠爽有鹿寡鵠有終是曰嘉耦終吉同宫

太函集卷之五十一

太函集卷之五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七首

明故贈文林郎歙縣知縣東泉陳公暨贈孺人林氏合葬墓志銘

鄣之陳出太丘後世家馬湖里孝弟力田至處士益就室郡中遂徙居郡益生逵逵生武字克威即贈歙大夫也郡長者林翁有女而淑女贈大夫爲孺人贈大夫故業儒孺人居子舍任舅姑養薦衣上食必躬親之贈大夫弱冠而孤叔季猶孺子也贈大夫以伯

兄當室不問家孺人拮据而代有終喪以丘嫂授叔季室既又身帥諸姒奉其姑姑病癱中壽鰥塞非吮不治孺人親爲姑吮卒出其𫗦而瘳居三年姑病甚執孺人手而謝曰昔唐夫人乳孤獨以孝而昌後世吮癰難矣何論唐夫人藉令異日者吾爲而婦固不足以荅而恩吾將從之皇天后土願昌而爺以大而門庶幾乎報矣先是孺人不宜子明年令君生孺人業已心奇之其殆感應之符也贈大夫既以家督而釋故業將去而爲千里游孺人遂言曰吳越之門不儒則賈賈者因什一以糊其口賈無害游君誠能以

賈游請具資斧乃脫簪珥佐贈大夫游於是遡江淮入燕代徧歷方國各以其地之宜齎用浸饒遊道廣矣既倦游而歸海上日治具爲樂仙仙乎若蹴方丈而登蓬萊居常雖託之賈餘務及人之緩急脫或貸者將有負也第爲勿籍也者而待之孺人左右贈大夫務廣德意首近屬及周親次顛連次窮乏暑則設漿以飲行者祁寒雨雪則登樓四望突無烟者閔焉而歎曰嗟夫閭戶且僵矣計口而遺之粟或餉之糜大者除道梁津小者挈餅歸豆終其身無德色于于如也贈大夫故伉直面折違言無所容孺人則逡逡

下人無所失既遣令君受博士易庭内外慾不以慈廢嚴甲子令君與計偕孺人欣欣有喜色曰姑言在耳吾志之不忘乃今讐矣甲戌令君凡四上南宮會孺人病㱉請留侍孺人歎曰嘻非而王母之靈不及此即他日可博一第豈若吾身親見之吾將藥此以爲安毋吾以也令君彊就道孺人病甚而㳟亟呼兒安在兒他日不難一第乃令日吾難一訣耳令君甫畢試而凶問至匍匐而奔既從贈大夫聞孺人易簀之言一哭幾絕贈大夫股枕令君首而命之曰孺子毋慟而毋受顧命於而王母日幾幾望而成名而其

殆將瞑毋九原胥後舉越三年丁丑令君舉進士令爲安歸奉贈大夫行安車焉矣贈大夫猴纓而語脫令而翁徇而五斗以往寧詎能釋諸負勿收邪令君曲跽曰大人故務樹德以遺後之人即釋負亦大人志也贈大夫正色曰與吾樹丘里之德其能濟者幾何而果能德百里而邁種之其濟衆矣令君退贈大夫私語御者曰如孺子言必將以薄歛得民吾且覘孺子往也就舍僅旬日贈大夫以天年終令君皇皇而深自責疇昔孤以毋命出不逮毋氏喪乃今奉大人行則孤任其咎無死所矣贈大夫瞠目而視曰毋

慟兒有美錫而製不終則吾以也自今可以畢力事君矣勉之哉孺人生弘治甲子殁萬曆癸酉春秋七十贈大夫生正德丙寅殁萬曆戊寅春秋七十有三既終喪吾歙以境內累令君矣所部最令君十餘歲乃上程書　勑贈父文林郎歙縣知縣縣陳母孺人人言孺人以孝著慈大有造于陳尊尊矣贈大夫汪洋自恣坐享其成夫乾知始而坤作成天地之道也維天穆穆美利利天下而不言如其可與言則呫呫近利耳萬物之生坤爲政乃順承天得主而有常毋道也爲衆父父其唯贈大夫孺人則猶衆人母也毋之

聖善者也育而鞠矣食而教矣令君卒服是以為民
父母此有由本與贈大夫嫡子九官即令君也納莊
氏婦封孺人庶子九思出為叔後息女一歸項洪長
孫瑞雲籍縣諸生次瑞霖籍胄子室毛若唐皆儒門
女孫女歸太學生李德遠曾孫紹科字聞氏為大宰
莊簡公玄孫不佞屏居太函去縣三百步而近令君
過不佞申命者三孤倍先考者七年倍先妣者加四
年矣徒以堪輿之卜未協窀穸之事未襄孤之罪也
乃今卜兆桃源之鄉幸而習吉重以　譽命適至有
事燔黃將立石墓門以希不朽顧司馬為枯骨地肉

而生之夫四明作者如林不佞將避三舍何以故語鑄于粵語廬于蔡難乎其爲鑄也廬也故古之祭海者必先于河盖重本也今兹之命則吾父毋命也今兹之事則其父毋事也即不佞無能爲役其何敢辭于是右爲志左爲銘以納諸坎銘曰翁燔券媼唶瀝寧于其子不于其躬其施罔極其報無窮絲綸伊下堂斧始封嵎夷之略赤水之東於乎其斯爲翁媼之幽宮

勑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顧公配累封孺人周氏合葬墓志銘

上命監察御史舒按粤西歲己卯當論士御史甫畢
事尋奔父喪盖封御史公以天年終春秋八十有二
既奉大事葬龍山之陽則方伯陳公志之矣越壬午
封孺人周亦弃梧棬其生少公一年年八十有四於
法得祔祔且有期御史泝新安江徒跣而及余舍惟
茲合葬如周禮願爲考妣徽惠於九原孺人狀出徐
茂吳併以授不佞夫方伯吾縣大夫也不佞故以父
毋事之茂吳以論著鳴盖不佞所急且不佞習知御
史長者寧詎能辭顧之先自平湖徙仁和隷省會周
望盬官久矣二姓並以閥右閥顧處士郕室葉周處

士桂室朱故以慶弔通家不啻肺腑一日朱就葉爲
壽與息女俱女生四年婣內則若天性葉私語處士
周嫗信能毋全矣女也良顧以裹言質周周敬諾君
願得吾女爲嫂也婦吾亦願得嫂爲女也姑且君之
子良吾何幸而壻君之子孺人年十六歸于公處士
嗃嗃居家操下急葉引身務承順公負俶儻不問家
則以家秉任孺人孺人胼胝百端務勝任公以病視
廢儒術治法家言輒以掾辟有司文無害客曰與使
公爲掾無寧爲儒公謝曰固然人顧卒業何如耳三
代而下終不以刀筆貶蕭曹即公自託于刑書一切

屏苞苴絕徑竇居常崇儒任俠從長者游客至必盡驩卒倚辦於中饋孺人悉心計時時以詘爲贏舅姑皮閤靡不共滫瀡靡不具時而留客命酒則酒命飧則飧輳進秩如初延亡不應聲辦給久之游道益廣得內助者居多孺人息子三公程材而授之業伯銘仲鈐治博士易季鋅世其業治刑名公以期至當除得龍谿尉先部使者行縣遠豪大家踞而負嵎吏莫能捕乃下尉尉跡豪大家方向面縛致之部使者多尉能安得若而人徧置列邑足境內事矣居喪服闋補觀城觀城剽騎横行盖盜藪也尉至輒上便事嚴

譏察務完聚以備非常巨寇師尚詔突山東列邑多殘破獨以觀城有備去之所部脩尉功上之執秩遂進清流簿復入閩閩以苦寇徵兵閭伍交相病不謀則匿簿至則爲之經次合計程期某地當炊某地當宿躬視民居廣狹部署可容若干人則書其數而揭之門計口而授之餉令居民先炊以待令彼望屋可傳餐主兵吏至則以上賓之禮禮之先揭督府軍律於通衢申約束戒勿擾于是市肆不易兵至如歸公歷簿尉皆下僚邑中惟簿尉焉依不知有令然簿尉什允居外不少休孺人遞相從持扃鑰惟謹壬戌簿

當入計而仲子舉辛酉與計偕計畢當還公則以倦
游謝遣語仲子曰而翁三仕而僅得一命猶局趣若
轅下駒如使而翁事道邪事道安可行也如使而翁
爲貧則孺子在而翁且老無患貧矣仲子唯唯歲星
周矣仲子猶滯公車則以父母春秋高無寧希儻來
而終不逮遂就通州學正尋令贛榆居三年課上上
得封父母視贛榆會缺憲臣　召贛榆爲福建道監
察御史尋以　覃恩得請進親銜如御史銜先是伯
氏貢澤宮仲奉徵書覲省季受祁門尉會公及孺人
始及耄年乃帥諸婦遞上觴子姓具在公宣言曰吾

由一椽起不家食者十二年即任職早早不失爲浙白吏爾曹發踵有餘地宜必軌于周行耤令一失足而自塗雖千里無爲也孺人則曰而家世食舊而已故未有聞迄而翁始謏聞吾兩人竝登大耋躬承章服二三子皆冕衣裳乃今中外總總林林食指絫百庶幾乎盛矣斯時也殆將日中愛日孝子有不愛乎哉幾及也越二年而公見背孺人哭之甚哀踰年而伯氏繼之其哀滋甚又踰年而孺人即世壹如成言何見之蚤也嗟乎舉世故多智豈鮮匹夫匹婦能哉能者不必皆賢賢者不必皆老即偕老不必多賢子孫

得全全昌則公若孺人事也則其能則外宜民內宜家矣則其賢則勞而謙食而教矣問其年則常珎具矣問其姓則男教脩矣顧仲氏之顯親者未艾而諸孫之繩祖者武相及也合葬兆吉法宜有銘銘曰士也五車伊惟三尺榆枋奮飛鴻漸比翼翩翩其曹桔据爾室宜爾多男亦越三索季孟川流仲氏淵塞繡斧桓桓　譽命申錫惠文有冠象服有翟黃髮告終歸于壽域龍山一抔豐碑七尺誰其銘之侍中執戟

南石孫處士墓志銘

海陽多上賈艷草市諸孫諸孫比屋素封艷處士從

理處士父曰玄積受賈而饒嫡毋程孺人不宜子如孺人者舉處士爲畢氏姬處士顧獨依程程視之不啻已出及程有子處士則以身下之由是益得程歡心孺子不吾負矣父命伯受經而仲當戶各因其材無何仲即世父庚命處士釋儒代賈惡能廢百而舉一邪處士對曰文縟懼不共敢不惟命處士即次營上脩故業而息之什一取贏矜取予必以道以質及門者踵相及趨之也如從流愼擇掌計若干曹分部而治良者歲受五秉次者三之又次者二之歲會則析數歲之贏增置一部逓更數歲又復逓增凡百以

質剏起家宜莫如處士顧躬纖儉以率徒屬無所芬
華則以學儒不成惟好儒爲汲汲所至折節縫掖尤
加意續諸懸鶉里族故殷殷不無羸詘處士壹以禮
讓爲政疏戚無閒言時適有無無良者或負處士藉
第今再至處士猶然辨應之近屬其子甲貸二千緡
負十年不責終其身不見德遇之不衰族競不貲舍
旁地賈什倍售者爭赴處士無他腸嘗入一赫蹏賈
踰萬即郡中諸許史未之前聞乃今獨於草市三見
之此其一也諸徒屬服要束各起千金亡不人人德
處士處士日討而訓之諸君勉矣毋以盈害成處士

息子二明元明臣並入太學息女一字吾宗太學汪宗舜未行而殤處士悉出所治裝歸之視宗舜賢於甥視其繼室賢於女于時鄉曲誦義皆云處士得全昌寬則制節如扃急則赴義如驟除道於里置田於祠率爲倡首即攻苦出於天性顧獨重購古書遺墨寓目於千古之間客至則張具盡驩即至再三如初禮處士故脩酒德終日飲而色益莊久客吳興嬰末疾族醫以辛劑進浸至喪明無何即世蓋萬曆壬午秋七月二十日也距生嘉靖丁亥春二月二十二日凡春秋五十有六云處士受室于吳出長沙里明

元納汪氏婦舉孫應科應秋明臣故受盟少司徒程
公女未及字其後納吳氏婦出溪南應科受盟爲尚
書郎汪公甥孫女五長者歸程康功斐然良士也處
士與余嚴事宛陵丈人後汝德姻於堪輿家言二子
將以是月旬有二日奉處士喪殯於里之上弄園待
吉而葬於是介其姻氏抵余志之銘之自夫人之爲
厚利也者而賈道尊自夫人之爲名高也者而賈道
詘要之耐爲厚利必耐爲名高其尊也有常尊其詘
也不終詘矣如其挾厚利以市名高則呫呫自名不
足多也故必不爲名高也者乃其爲名高者也處士

之所術者本業耳果爲厚利乎哉富而好行其德果爲名高乎哉彼且不爲厚利而利故厚不爲名高而名故高即尊者無所庸其尊詘者無所庸其詘矣其斯處士事也余爲之銘銘曰孫之初伯東吳賢景冑執金吾瞻西略徙新都里瑶源隣扆湖承奕葉得良夫賈具區師陶朱翼而趨親吾儒周澤紆義問敷文如耆中道殂慕有烏挾二雛奉丹旐歸黄壚掩廣輪封上腴跱海隅凌方壺九地須連城踰伊特書外史狐

海陽處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銘

新都三賈一儒要之文獻國也夫賈爲厚利儒爲名
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則身饗其利
矣及爲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爲用
不萬鍾則千駟猶之轉轂相巡豈其單厚然乎哉擇
術審矣海陽故多大賈宜無如邑中金氏良故處士
象畢丈夫子三仲曰赦仲少事儒而父賈也父喜結
客齎用不饒亡何賈浸下及仲有室則自戴來歸戴
嫺于内則諸篇握長筭始仲事佔俾相以鷄鳴居頃
之既悉中外情狀從容就仲語君固當儒第舅年數
日侵游道日廣即操利權如箕歛將不勝勞竊爲君

筮之宜以身佚舅老顧日幾幾必儻來者爲題親地不已蹶乎仲謝曰子其先得我心吾將從子決筮矣戴乃脫裝具資斧仲從父賈淮海起孟城父授之成賈駸駸起及父客死仲持父喪歸喪畢而就孟城力脩故業居常以然諾取重族類歸心積二十年業大起居人時有緩急仲辦應之力鮮則棄其贏力窮則蠲其租焚其券有司有大役仲首上百金負郛有津病涉久矣仲爲梁二迄今濟之所部聲義表閭下章服如令甲仲拜而受之筍歲一葛一褐如初戴再索皆男外傳並以爲斂戴從容語仲君故事儒藉宗廟

之靈從舅賈而起富乃令所不足者非刀布也二子能受經矣幸畢君志而歸儒仲謝曰子先得我心亦將從子決筴矣於是遣二子入太學受博士詩仲閔伯兄蚤亡一孤藐焉未立視之與二子等孤亦克家歲乙卯仲考終二子自太學奔喪歸葬時春秋五十有八耳戴故習書計部署中外出入悉手籍之仲起家則梱以內多助矣至是持家秉呼二子前命長子曰茂爾當室第卒業子舍中命次子曰芝爾攝賈而儒毋隊世業往余見客則二子從余游戊辰金母稱老諸學士乞余言爲毋壽故余聞毋爲詳毋始待年

會其毋朱病殆夜叩北斗請以身代齋蔬三年得全
全昌本于孝矣戊寅大耋則余所善者直指君壽之
亦祖余言獨以孝多毋又四年而毋棄榣椸矣盖壬
午正月生明伯子茂以孝養聞迄今不輟業醫書累
數千卷工聲詩先是七年次子芝卒冢婦汪介婦范
二孫曰詔曰誥曾孫五人里俗以㐲葬因循卒緩窆
窆茂獨負俗而遵古卜兆東郍之陽癸未冬十月辛
酉奉考妣喪合葬之其兆吉余既禫而從茂請右爲
志左爲銘銘曰仲也豐下嘐嘐鐘聲素封采食人貌
榮名厥有徽音求良于孝妻則代終毋氏司教三十

年所鴻逝光留迄于黃髮偕老首丘東郭之陽爾兆爾宅于萬斯年昌阜無斁

明故明威將軍新安衛指揮僉事衡山程季公墓志銘

司馬法材官自千戶而上置指揮則古萬戶侯也程季公奉詔例貲拜新安衛指揮爵萬戶故亦稱萬戶公公世家歙長原其始遷則自宋祖時雍始公父曰有華毋曰鄭三索而生澧是爲萬戶公公生而幼清故以鑿章見重能言而孤毋矢言曰未亡人惟是藐諸孤緩須臾無死亦惟是叔子庶幾不失烝嘗異

日者從一而終吾其有辭于地下盖公夙以奇著莫不以季常目公從伯仲若季承鄭驩鄭獨安叔子鄭疾叔宵衣侍起居其後鄭以天年終公哭泣衰麻如禮既襄事乃嘆曰禮少孤不能事六籍毋在不能事四方乃今幸席故饒寧詎坐食舊德歉歲入不足以當什一其民什三本業什七化居吾其爲遠游乎乃東出吳會盡松江遵海走維揚北抵幽薊則以藥貨之情可得而觀矣吾其坐而筴之東吳饒木棉則用布維揚在天下之中則用鹽筴吾郡瘠薄則用子錢諸程聚族而從公惟公所決筴脫不給公復爲之通

有無行之四十年諸程並以不貲起而公加故業數
倍甲長原時邑中諸豪多用纖起雖富日夕若不謀
公無所用纖獨以計然筴起富舉宗或以緩急來告
公無所辭甚者捐百金不責其報即不報焚其券罷
之程氏會食以時其捐萬祠事獨闕計其費萬緡公
首倡捐如千金徧賚諸宗各以其力來助舉宗響應
不日祠成公率諸子定宗法行之至今爲楷里中故
周道遇雨多窪公甃石平之亭其上他若楼以待裿
家以待埋比閭誦義久矣居常歎曰禮故非薄爲儒
親在儒無及矣藉能賈名而儒行賈何負于儒里有

違言得公一言而觧即有不義憚公若士師不欲開郡大夫義萬戸公賓以鄉射歷三大夫皆首萬戸萬戸爲一往其後謝罷郡大夫澧奈何以草莽臣拜國典之再郡大夫美其質行載之郡乘萬曆丁丑九月二十二日以疾終距生弘治辛酉二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七恭人許生子男三長世采歷判平樂景東二府事所至有聲娶汪氏次世杰次世業俱太學生杰娶羅氏業娶吳氏女一適黃時芳早寡歷三十餘年以完節終孫男十二人孫女七人婚嫁俱高門不具載歲癸未十一月壬寅三子將奉萬戸癸葬紹

村其兆負巳抱亥法曰吉墓門之石則屬予志之銘之萬戸諸子本中及予門數稱萬戸重然諾多識善謀即諸父多賢宜不及此及覩胡直指君爲萬戸狀與本中語合直指爲予所推轂其言可徵乃爲之銘

銘曰則爾良賈亦既深沉允宗收族展也儒林則爾蹶張亦既蹴注擇地而趨以永終譽則爾僭爵金緋在躬策名惇史合語贅宗則爾阜昌昭茲來許司戸元夫栢舟令女三祝覆祥亦備五福得全全昌宜爾識穀紹村之陽惟爾歸藏司馬有辭書之玄堂

明故太學生吳用良墓志銘

舉世千金之子不囊括則暴施彼其世受不貲將若不足據金穴如食采日幾幾思所以附益之苟縮秋毫不憚去人倫而干公議此囊括者之爲也抑或心奓意汰必於其身親享之凡諸聲色之娛宮室車馬之奉靡不周至甚者務昌被以明得意不憚僭擬王公施斯暴矣暴則自盡蕩則盡人此兩者皆殆也吾郡中海陽多上賈其上上則圖山諸吳吳仲子用良名繼佐大父以季叔貴贈中書舍人父曰源授光祿寺監事兩世以鉅萬傾縣出賈江淮吳越以鹽筴刀布傾東南光祿丈夫子七人人人若干萬矣用良無

也范毋子之伯兄廩諸生不遑受賈用良籍太學顧不喜爲儒父將授以利權則又以善病謝不任父之面目黧黑乃從方士學養生舍後治圃一區命曰玄圃居常蒔花卉樹竹箭畜魚鳥充牣其中每得拳石巉巖蟠根詰屈不啻珊瑚木難主人黃冠而肅羽人以爲上客既又巖栖白岳築斗室以當望仙時而出王于是乎尸居此一息也其客虎林受一廛吳山下竹石亭榭視玄圃有加則再息也廣陵故有别業侈于虎林蓋息跡者三復歸玄圃要之近者主減遠者主盈減則新新成盈則舊貫無暴施矣至其出入吳會

游諸名家購古圖畫尊彝一當意而賈其倍自言出
百金而內千古直將與古爲徒何不用也居里中故
多于凍餒于衣食病于藥殯于棺瘞淖病行則甃石
于衆野有弃女則于之搢而乳之里婦薦故家女捆
內內之爲媵人用良女視之于之裝而嫁士族自言
與今人處無寧離索以自封余小子席先世之遺息
子未樹彼儻然者寄也橐括何爲孤故善中書君因
晉光祿兩君諸子事孤若父黨其家法則然用良三
女則以中女字吾弟子無央德藏結其成矣用良期
以癸未正月庚申改葬光祿中夜而起無疾暴終蓋

春秋始彊與吾弟並生嘉靖癸卯嗚呼用良巳矣有
長者行固無年耶始死聞者皆出不虞號咷相問涕
泣相視匍匐往哭無慮數十百人里人子披髪徒跣
而來拊棺而慟門者弗察也詰其由里人子飲泣而
言巳復哽咽昔次公蹣跚出蓋病甚其騎無良過之
隘騎驚不馭啼次公于途觸甚而傷且流血其急扶
次公起跪而受笞公徐徐曰吾無傷若無怖也其誓
以身報次公固未得當公何往乎用良受室浯溪捆
內肅肅懼將不祀稱未亡人就几而告用良立叔子
之子明賡爲後叔子父事兄毋事仲嫂中外無間言

程毋顧之復之庶幾乎明賡能予矣將葬或進形家言程謝曰良人棄人間其魂魄當在玄圃且神得依爲上何論堪輿九月丙申帥明賡奉夫君喪葬玄圃於是家弟幸託肺腑爲之狀孤爲之志爲之銘銘曰

誰謂爾詘福澤則贏誰謂爾美亂嗣則屯程也代終賡也濟美奉爾烝嘗千祀伊始宜爾乆視胡不永年偉哉委蛻玄圃僊僊

明故兵部武庫司郎中王大夫墓志銘

舉世多詭隨而後特立之士始著彼其詭隨者多遇合而後特立之士始無所容夫唯不容是爲特立予

于王大夫徵之大夫今年能屬文稍長褎然首博士
弟子甲午舉楚明經高等迄今學春秋者率引大夫
經術爲師顧數奇授趙州文學監大夫部使者率推
轂文學凡八上書會新令諸文學勿復與計偕所部
夙奇大夫乃破格得請既殿而索其卷執政愈益奇
之亡何授翰林孔目孔目視諸史氏猶幕也職在米
鹽瑣瑣顧不得與諸史氏屬辭而大夫始與諸史氏
屬辭同登壇坫尋進吏部司務事部尚書許文簡公
故事司務嚴事諸曹郎引而自下大夫侃侃如故無
嚴諸曹郎部尚書雅重大夫夙夜與聞大議兩值上

訐屏燕鴈班及門諸曹郎故目攝大夫既則相視莫
逆矣期至進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事部尚書歐陽文
莊公公器大夫如文簡等大夫攝司事諸方士挾禱
祠用事橫索不貲食邑者陶仲文鄉人也于時寵傾
中外大夫面折仲文　天子明聖百佐駢肩有如一
旦赫然而討五利文成君當錮而腰領矣陶聞而戢
諸徒屬戒勿張柄臣子嬖一醫則抵部尚書予之職
部尚書屬大夫草疏大夫爭之彊惟名器不可假人
秉安敢以柄臣子而干　國法部尚書議格柄臣子
嗛之南粵臬使與大夫同里居遣蒼頭奴持賂賂當

路私授記室去而之他比舍火毀垣笥窮而藏金出
矣時臬使業已即世蒼頭奴先亡大夫輒舉故笥而
歸其家不知所出旣告之故卒歸之期至進兵部武
庫司郎中盖與不佞同舍時倭虜交警諸曹集文武
才大夫負直𥠖方魁然角立所是則曹非之而卒是
也所非則曹是之而卒非也時公宇就圮部尚書屬
大夫疏請太僕金脩飾之旣與工則同舍郎主出內
適部鶴去而來集吉安聶公命建來鶴亭同舍郎順
指而急亭工罷繕諸司闌出踰額諸司以爲討大夫
目坐同舍郎楊襄毅公入部中𡀔大夫如文莊等有

墳大夫奔喪歸同舍郎量移職方則貨柄臣子躐補
大夫缺遂及多口且謂其染指太僕金同舍郎即以
爲大夫適發之中之蜚語丁巳大察罷大夫及同舍
郎先是不佞白之許恭襄公力持之不得殆亦蘇耆
不可以方轉其斯有格于中乎竊惟大夫筮仕趙州
輒得監大夫部使者官吏部得文簡公官禮部得文
莊公官兵部得襄毅公恭襄公不爲不遇矣當其齒
諸史氏幸無求多齒天官諸曹郎幸卒見信叱左道
幸臣忤柄臣子可幸無罪及其以微罪去則出同舍
郎斯其故我不敢知莫非命也要以直巳而不撓所

謂特立之士非邪其後十有五年不佞填楚則遣使逆大夫麻城楚人陰輦重而抵大夫請爲間大夫謝曰自開府入郢都未嘗有重客茲行也殆將以平生而重僕僕柰何舉平生而棄之間者懸失言唯唯而退其後八年巳卯大夫以天年終年七十有二時遣子兆雲入南成均就內史試獨孫陞受顧命諄諄無嘖先聲大夫先世出太原多聞者　國初始自武寧徙楚世家會水滸故里人稱會川先生字以素大父聞舉弘治戊午丞常熟著廉平聲父廷言母李氏大夫婚彭氏媵徐氏是生兆雲兆雲受室陳太守陞受

室劉考功女一字方孫女一字劉端簡公次孫任子劉紉培大夫嘗撫宗人女二甥氏女一閔其孤而女之一女于趙一女于周則尤長者事也兆雲卜是歲八月十日奉大夫喪葬於會水祖塋之陽則自成均趨三山以窀穸之事請且曰先大夫命也逝將待命而封兆雲具六翮而圖南翩翩然垂天翼也不佞以父執而易其字曰啓夏字陛曰連允云銘曰曲士忞忞惟曲則全有道如矢大夫有焉相彼發軔公車弗宣古之遺直疇以周旋史局銓司南宮北鑰所至受知 主恩不薄同巢有鵲傷彼一啄匪斯人斯孽自

天作尺長而短蠖屈而伸非此其身則其後人若堂
若斧其坎廣輪大夫遺體其澤無垠

太函集卷第五十二